

[法]米歇尔·马费索利_著

Michel Maffeso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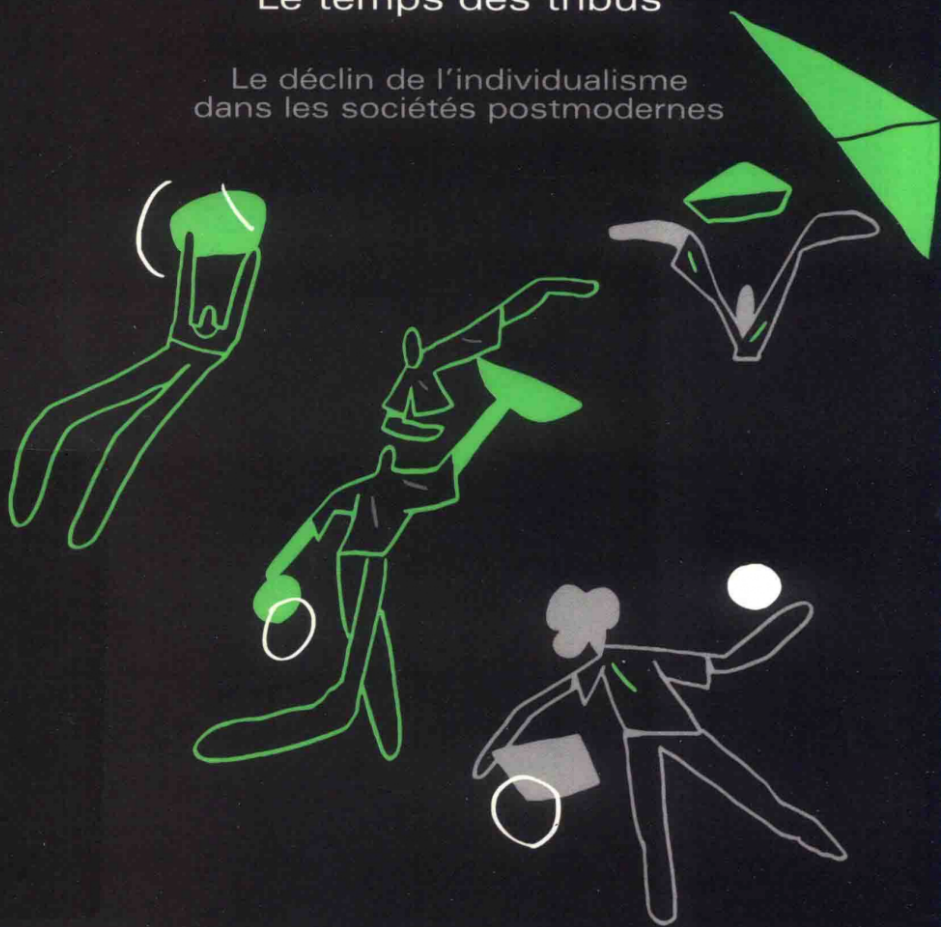
部落时代

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

许轶冰_译

Le temps des tribus

Le déclin de l'individualisme
dans les sociétés postmodern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法)
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著;许轶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539-6

I. ①部… II. ①米… ②许… III. ①后现代主义-
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73558 号

责任编辑 吕子涵 于力平

封面设计 林 林

部落时代

——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

[法]米歇尔·马费索利 著

许轶冰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8
插 页 4
字 数 212,000
版 次 202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7539-6/C·649
定 价 78.00 元

名家推荐

米歇尔·马费索利用一个极具暗示性的“新部落主义”概念来描述我们的世界，其特征包含着对共同体的执着追寻。马费索利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部落的世界，一个只承认部落的真理和对错美丑观念的世界。然而，这也是一个新的部落世界，一个在大多数重要方面不同于古代原始部落的世界。

——齐格蒙·鲍曼，当代著名社会思想家

这是对正在进行的根本社会变革的一种极好的前瞻性方法。这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它将成为当代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埃德加·莫兰，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米歇尔·马费索利以部落原型为例提醒我们：任何文明只有牢记其根源才能够存续下去。这是对当代想象物的睿智分析。

——吉尔贝·迪朗，法国人类学家

后现代部落，正如马费索利的分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涂尔干的社会学所描述的、已完全过时的有机团结。“螺旋”，作为并非在同一层面上的回归，很好地表明了马费索利话语的确切性。

——朱利安·弗罗因德，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部落时代》是对当代社会复杂性进行的实证、哲学的分析。可以说，它反映出了后现代性的“基本形式”。

——乔治·巴朗迪耶，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部落时代》以回归原始的方式，前瞻性地精准刻画了我们时代正在涌现的根本特征。不难预料，这部已然成为经典的著作，在元宇宙时代也将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毕竟，部落是人类社会存在样态不断迭代中恒久的隐喻性意象。

尤为难得的是，中译者乃马费索利入室弟子，既得其师思想精髓，又精心推敲文字，读来让人兴味盎然！

——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文版序言

这本出版于 1988 年的书，遭遇过许多仓促的判断，因为小小学术界内惯有的扒手和剽窃者们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曲解我的研究核心：复数个人（la personne plurielle）的回归、“我们”（nous）的重要地位以及重新涌现的共同体理念（idéal communautaire）的特有能量。但是，正如我在第三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一部注定要流传下去的作品势必会引发更多有责任心的读者们的关注。他们甚至谦逊地承认，根本的改变来自环境的推动，而非社会行动者们的意愿。这也就是我所愿意对话的自由精神。

我想提醒的是，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乌克兰语等多种语言。无论它现在可以给中国的学者们带来怎样的观念或思考，我希望这都能够在未来促成我们之间具有丰富性和前瞻性的对话。这当然是因为中国无疑是最可能成为我在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演化”和“范式转变”的国家！

这本书最初是献给群众的，但后来的书名变成了《部落时代》！

这并不矛盾。事实上，所有“共在”的自治共同体、自发组织等，都是古老的事物；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存在。由此，“部落”只是民众的另一种说法。

继而，尽管看起来非常具有挑衅性，但是在这些被我们称作是群众、部落、共同体的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语义上的邻近性，甚至是结构上的同源性。这些现象中的每一种，都是根据中世纪哲学所说的“弥散性惯习”(*habitus diffus*)发展而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空洞中，具有一种归属感的“惯习”构成了集体文化的存在方式：这是常识(*sens commun*^[1])的原因和结果。

这种归属感通常是被动的。它是个体主义盛行的现代的时代特点。这种感觉有时会如同前现代时期，当然还有后现代时期那样再度活跃起来。民众的沸腾、反抗或起义都证明了这一点，部落主义也因此重新获得了生机和力量。此外，我并不是什么专家（远非如此！），但我也一直听说，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恰恰也在强调“我们”在社会生活组织中的重要性。

“我们”的感觉就是命运共同体的感觉。简单而言，这也是部落隐喻所要强调的。又因为这是一个隐喻，它能够以一种类比的方式提醒我们，在严格意义上的“丛林”之中，部落是一种因与周围逆境作斗争而必须团结一致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砖石的丛林中，即在当代的特大都市中，部落允许人们并肩协力，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品位（性、音乐、宗教、体育等等）生活在团结和共享之中。它使每个人都能够根据歌德所说的“选择性亲和”(*affinités électives*)与他人共享。

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试图展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范式转

[1] 亦包含“共有的知识”意思。——译注

变。在 18、19 世纪西方所特有的简单功能性和理性主义之外，日常生活美学化（设计和建筑的后现代主义）的逐步出现和青年的欢腾通过对质的要求使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

这是时代的精神，是想象物（l'imaginaire）；也就是说，这是部落的“选择性亲和”所沐浴的精神气氛。用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表达来说，这是一种“气氛的命令”（impératif atmosphérique），一种我们不可能逃避的命令，一种现代精英们不愿意承认的命令；或更准确地来说，这是他们必须竭力否认的命令。

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衰落一直都是重生的最可靠标志，与现实脱节的社会学家们才一直在舞台上发表着充满美好感情色彩的演讲，以量化的方式呈现着民意调查中永恒不变的社会阶层等分类范畴与所谓的“科学”统计数据，尽管它们都扮演着一种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的现代占星术的角色！

这就是建立在陈旧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当代“正统思想”：一种近乎耗尽的个体主义，以及对枯燥无味的、不能更短视的理性的庆祝。他们都如“校长”一般，对各种“越轨”围追堵截，并禁止我们口中正在重生的“社群主义”和“民粹主义”。而那些自由的思想家，那些关注事物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人非常清楚，人类高度的群居本性赖以建立的基石，正是那些超越了不同思潮而在本质上有些摇摆多变（versatiles）的普遍法则。奥古斯特·孔德称其为“非自愿纪律”；也就是说，它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善意。

这将是一种作为主观性基础的客观性：对基本存在〔或者孔德式的伟大存在（Grand Être）？〕之追寻中的永恒张力。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部落时代》所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存

在，简单而言就是共在（être-ensemble^[1]）。共同存在由此构成了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所分析的一种真正的“社会的神性”。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制度的衰落之外或之下，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共在形式的部落或共同体可以规律性地重生，并与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保持一致。原因当然是命运。与人们认为可以掌握或支配的历史不同，命运就应该被“将就”（faire avec）。适应命运、被命运决定、接受命运的束缚，都是“命运共同体”（第六章第一节）这个漂亮术语的基础。

在启蒙运动之后，历史哲学（黑格尔等人）成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运动中有着不同调性变化（modulation）^[2]的解放理论的基础。这些都是一种结构上的摩尼教政策，它们都对现实世界有着根本不满，并强调一个未来的完美社会。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对现实世界说“不”证明了致力于统治和轻而易举地劫掠世界的进步神话的合法性。这是拒斥自然所导致的致命影响。

与这种“进步主义”政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前现代和后现代部落主义特征的命运共同体，呼唤着一种被我称作“道成肉身”（l'incarnation）的思想。这是接受“是什么”（ce qui est）的另一种说法，是对生活说“是”，对这个世界说“是”。和前现代的共同体一样，当代的部落正是这样满足于使道德适应于感觉。这一点绝不应该被忽视！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感觉”。它不再是作为病态理性主义之基础的偏执的“我认为”（Je pense），而是“我感到”（Je suis affecté），感到了他人的影响、自然的影响、感性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感

[1] 字面意思是“共同存在”。——译注

[2] 马费索利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指类似色调或音调之间的变化，尤指那些非常细微、稍不注意就会被忽视的变化。——译注

觉”。是它造就了后现代“选择性亲和”的共同品位。而强调共同体式的“我们”，不也是中国人思想和生活传统的特点吗？

在根据某种先验的想法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意识形态哲学（l'idéosophie）以外，成为部落成员的感觉是对决定论的一种斯多葛式的接受。这是另一种表达“是什么”之重要性的方式；换言之，这是一个真正不容置疑的、最重要的是要以集体来谨慎对待的问题！这是对基本事实之服从的因与果。这正如术语“détermination”（确定）一词的词源所提醒我们的那样：“*determinatio*”是一块界碑；它在限制、界定的同时，允许小麦在此范围内发芽、生长。这与由于未经界定、劳作的不毛之地的贫瘠状况截然不同。在罗马人那里，界神特米努斯（Terminus）的名字也可以用来表示文明城市与未开化荒野之间的界限。让我们记住，普鲁塔克（Plutarque）就写道，努马（Numa）命人为良善（Bonne Foi）和界神建造了圣所，而这位站在俗世入口处的界神就成为了“良善”——理应统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谦恭”（civilité）——的守护者。这是各种人类部落主义的基本聚合所拥有的共同体理念的基本特征。由此，占据上风的不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个体主义，不再是“自我”优先观念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而是对使身体和精神、自然和文化等所有支持“生态哲学”（l'écosophie）的事物结为一体的实在的感觉。这种生态哲学是一种“家”（*oikos*）的智慧，其中社会机体和自然机体密切相连。

从这个意义上说，部落主义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可以用来表达和实践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珍视的“现实主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种“现实”不是一种发育不良的现实（une réalité），不是一种通过优先经济缩减来实现节约的现实，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实在（un Réel），得益于神话、传说即集体梦想的回归，这种实在在人类

物种的巨大连续体中提高了社会存在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部落主义超越了人类学家吉尔贝·迪朗（Gilbert Durand）所说的“分隔原则”，强调一种世界的**整体论**概念。中国智慧也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例子。

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选择性的社会本能”（la *socialité élective*，第四章第四节）与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的基本传统建立起一种活生生的关系时，它势必会得到更新。这是另一种提醒我们“没有记忆就没有未来”的方式。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句话：“*Defuncti adhuc loquuntur*”，即“死者仍在说话”。奥古斯特·孔德也经常提醒我们：“死者统治着活人。”这是社会传统或社会记忆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作为自发组织，部落提醒我们，超越了个体主义的“我们”是一种活在来自过去、通往未来的当下的方式。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现实所不乏的各种各样的源泉之中，回到民间节日、遗产庆典以及其他见证了这一点的历史重建活动之中。简言之，**全社会的记忆**（*mémoire sociétale*）恢复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和活力。

悖论的是，这种**对传统根源的回归**得到了现代技术发展的支持。这不就是网络文化的**连通性**（*connectedness*）吗？网络的网络（第六章第四节）使交流、分享、互助的人类学结构能够在当代表达自己。古老记忆中的“共同存在”（*l'être avec*）在各种秩序（运输、出租、工作等等）的“共同”（*co-*）之中琐碎地表达出来^[1]，现实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

还有一点经常会被忘记。“*innovation*”（革新）这个词的拉丁语

[1] 运输（*voiturage*）、出租（*location*）、工作（*working*）三个词语加上“共同”（*co-*）之后，就变成了拼车（*covoiturage*）、合租（*colocation*）、共享工作空间（*coworking*）。——译注

词根是“*in-novare*”，即用旧的东西制作出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后现代部落主义既是新的事物，也是旧的事物（*Nova et Vetera*）。此外，通过日常的互助，我们可以听到哲学家们所说的“受损者之间的团结”（*solidarité des ébranlés*）和“受害者之间的手足情谊”（*fraternité des éclopés*）的回声。这样的团结或手足情谊总是脆弱的、不牢固的，但是它们仍然构成了所有社会生活的主线。

这就是《部落时代》至今仍具有现实性的原因。更加确切地讲，因为它提醒了那些对自身有着高要求和强烈责任心的人：共同存在才是表征社会存在的“伟大存在”。用一个海德格尔所珍视的比喻来说，对这种存在的强调可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块“教堂墓地”（*aître*），一个安宁和汇合的地点，一个可以得到休息、帮助和愉悦的地点。“共在”就是这种“教堂墓地”，它既可以单独地鼓舞每一个人，也可以从整体上鼓舞全社会。

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仅能通过他人或在他人之中得以存在的事实，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象征，可以用来理解当代社会本能中普遍相通的“我们”的优先地位。当然，“沉浸”到他异性之中（另一个部落，另一种自然、另一个神灵）也是我们所谓的全社会（*sociétal*）的基本特征，尽管我们可能并不清楚这个“全社会”的含义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表达来类比式地描述我在讨论情感星云时所提到的“社会的神性”（第四章第一节），是它造就了所有社会本能的有机平衡。实际上，在交换、共享和民众团结当中，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式经济一直在试图消除或边缘化的恒常的轮换（*rotation*）。在惶恐不安的知识分子所局限的短视的个体主义之外，民众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有时会以一种突发性的方式重新回到当前的秩序上来。

这就是正在进行的“部落”革命，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révolution) —— “*revolvere*” (翻转)，一场恢复现代愚蠢、破坏一切的进步主义自认为已经超越之物的现实性的革命。这种已超越之物就是我们仅能通过他人的眼光或在他人的眼光之下才能存在。是他人创造了我们。因此，部落强调，这种现代性所拥有的自治性，即所谓的“社会契约” (contrat social) 的自治性，为一种更为根本的**异质性**所取代：法则是由他人制定的。这是表达全社会条约 (pacte sociétal) 或共同体理念的另一种方式。

这就是正在进行的**范式转变**，是一种建立在基本的共融和互惠基础之上的民众智慧的回归。这种回归是正常而公平的，裹挟着如风中稻草般的我们。我相信，专注于其大国特有的民众感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正在发生的全社会的演化。我也当然相信他们会一直睿智地陪伴着这些变化！

米歇尔·马费索利
索邦大学荣休教授
法国大学学院院士
2020年5月18日

法文第三版序 找到词语

每当证据崩塌时，诗人都以喝彩回应未来。

——勒内·夏尔（René Char）

一、初生的古词

时代并非无关紧要，至少对那些以目睹动荡为乐的人来说是如此。总体情况就是这样，非常简单，它也存在于所有深刻变革的时期。在这些时期中，一方面是社会的一些所有者，即那些拥有说和做的权力的人。他们满足于自己所习惯的表达机构和其他“决策中心”。他们在各自的教区公告中相互应和，并优先在公告中查阅最重要的信息：讣告。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失范的、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序的野性生命。这是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部分。简而言之，既有制度的权力（le pouvoir）以其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形式，反对能够形成新制度的势力（la puissance）。

当然，这种二分法过于武断，需要加以斟酌。但是在有些时候，我们亦必须“用锤子进行哲思”^[1]。讽刺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使我

[1] 源自尼采《偶像的黄昏》一书的副标题。——译注

们注意到一些显而易见的、且正是因为过于明显而难以觉察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国王没有穿衣服。”^[1] 在他最新的化身中，“五月风暴参加者”那一代人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权力，这使得现代精英只能“代表”他自己；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不再承认精英的社会现实中字面意义上地抽离出了自己。

为了微不足道的好处而出卖自己的灵魂，那一代人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痛苦、悲伤和无果。他们满足于反反复复地讲述那些最终使他们拥有权力的哲学-政治秘诀。这些自19世纪开始被精心阐述的秘诀才刚刚完成，其切合性在今天就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共和派的秘诀、模范公民的秘诀、民主派的秘诀——这份空洞咒语的清单可以列得很长，它们在因循守旧和好为人师的“单一思想”方面达到了顶点，无休无止、不胜其烦地说着应该做什么事情、事情应该要如何。警察、法官和熟睡的神甫的怨恨或恼怒，都是建立在这种“应当如何”(*devoir être*)的逻辑之上的，他们都希望，或至少是声称希望可以使他人为自己感到幸福，有时甚至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

我曾说过，那些背弃了美好梦想的人如今变得乖戾和悲哀。他们都成了记录员，站在了那些他们曾经嘘声不已的记录员的立场之上。因此，计划的通常机制旨在让这个世界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加悲惨，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承担和拯救它了。但是这个世界能被那些不停抱怨的老顽固们拯救吗？他们不断地通过文章、节目、图书来教化“人们”，只是为了防止人们最终像他们一样，成为想要保留刚刚到手的象征和物质特权的老恶棍。

“没有客观性，也没有主观性。”乔治·卢卡奇 (Georges Lukàcs) 在他那个时代如是定义记者。这个说法当然可以用于整个现代精英

[1] 这句话出自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在经济文献中，它被用来描述当权者或国家的衰败状态。——译注

阶层。这就是现代精英**抽象**、无根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傲慢和愤世嫉俗的根源。所有这些都分泌出了一致的思想，产生出了良好的情感和其他站在社会阶梯顶端的美丽灵魂们所具有的“道德主义”。中产阶级政治的中庸性在当下显而易见。众所周知，“挨着卡皮利托山的是塔尔皮亚岩”(*La roche Tarpéienne est proche du Capitole*)^[1]，拥有既有知识的人很快就会被赶上悬崖。因此，就这样顺其自然吧。

另一方面，参与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这项真正创造性的工作并非没有意义：**找到尽可能不虚假的、用来描述“是什么”的词语。**

找到词语来描述我们的时代。这是我这三十多年来的目标和追求。我一直在为此努力，并勇敢地面对那些可以毫无顾忌地拥护他们曾经忽视、否认和驳斥之物的通权达变者，面对他们沉默的共谋和或明或暗的敌意。日常生活及其仪式，以狄奥尼索斯的享乐主义为象征的集体情感或激情，身体在表演和沉思中的重要性，当代游牧主义的苏醒，所有这一切都在后现代部落主义的行列之中。

实际上，大约在十五年前，在尚未有人提及的时候，我提出了“部落”的隐喻，用来形容社会纽带的变化。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一些唯利是图的人抓住了它，一些知识分子（有时他们就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也同意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当然，记者们过度地使用了它。他们别无选择。部落主义的现实就在那里，无论是好或坏都非常明显。那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且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2]。但我们仍然要对此展开思考。

这就是《部落时代》这本书的目的，它旨在进行针对性和前瞻

[1] 原是拉丁文谚语，原指罗马共和国宗教权力中心卡皮利托山不远处，即是处决死刑犯的塔尔皮亚岩，它可指荣誉过后即是衰落，亦可指若想取人性命，就需使其爬上高位。——译注

[2] 《部落时代》能以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日语出版，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性的分析。在这里，我想说这与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价值是一致的，表明了一种刚刚开始的趋势。是的，部落主义将在所有领域成为未来几十年的主导价值。这就是用涂尔干的话来说，有必要找出它的“基本特征”（caractères essentiels）的原因。对于这个词，我取的是尽可能接近词源的含义：可能留下持久印记的事物。

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都在尽力避免一个双重陷阱：一面是过度复杂的陷阱，任何时代的文人都可以借此来确保权力；另一面是匆忙肤浅的陷阱，这种表面性是某些新闻报道往往会喜好的。如果部落主义是一种基本趋势，那么在关于环境的社会学之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能够持久的思想。

我承认这里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悖论：我们想用并非精确概念的“词语”来表达确定的方向。我们要去接受和经历这个悖论。为此，我们不应该再使用上文中表示反复不停的啰嗦、念咒等 19 世纪的关键词，而是要学会满足于隐喻、类比和意象，满足于所有这些朦胧的、但的确是最有可能解释处在萌芽状态之物“是什么”的方法。实际上，无论是民主派还是共和派，“唱高调”都很容易。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记者、政治家、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一些自认为对社会“负责”的美丽灵魂们所追求的。无论情况如何，无论主角是谁，他们口中只有“公民”“共和国”“国家”“社会契约”“自由”“公民社会”“计划”等词语。他们非常可敬，甚至非常善良，但是对于大多数不关心政治，甚至不关心社会事务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词语都像来自火星的语言。在这方面，投票中的弃权行为是具有启发性的，它清楚地表明代表机制和实际生活已经不再具有任何联系。

为了避免自我重复（尽管冗余是神话所固有的，而“纠缠性的观念”是创造性作品所固有的），我将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概括这些新“词语”：一方面，它们同时强调了部落主义的“古老”特征和初生

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强调了部落主义的共同体维度和个体概念的饱和。在我看来，这就是后现代部落主义的两个根源。它成为了激进思想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必须警惕老牌思想家们的嘴脸。他们弄脏了一切触碰过的东西。相比而言，我们不妨轻松地参与我所说的“日常认识”（*connaissance ordinaire*）：间隙的知识（*savoir des interstices*），这种间隙在词语之间、事物之间。在某些时候，真正的知识存在于运动中，存在于生命的震动和战栗之中。这就是我们想要谈论的微小的、近似的真相的栖身之处。在这个悖论中，有一条真正的智识要求与时代精神相符，它认为必须要认真研究集体梦想，不应将其局限在理论偏见的枷锁之中。

柏格森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任何创造性思想的背后，都会存在着一种直觉。而且，如果这种直觉与特定时期的创造性直觉（导致创造性思维的一系列直觉）相一致，那么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创造性的。我要提醒的是，直觉是一种“内在的视觉”，它会尽可能近地看到一个特定的人、情境或社会整体的特有能量。就我而言，在我所有的分析中起作用的直觉就是对**全社会的势力**的直觉¹。我称其为**社会本能**，或者**地下集中**。用什么术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注这种先于权力，并能巩固各种形式的权力的内在力量。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力量”在当代新部落主义中发挥着作用。在“逻各斯原则”，即机械的、可预测的、工具的、严格功利理性的原则的支配过后，我们正在见证“厄洛斯原则”的回归。^[1]这是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间的永恒战斗！

[1] 逻各斯 (*logos*)，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因而也有语言或理性的含义；厄洛斯 (*eros*)，一般指情欲、欲望、欲念。因此，逻各斯原则是理性的原则，厄洛斯原则是感性的原则。——译注